

批判尊儒反法的坏戏

20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批判尊儒反法的坏戏

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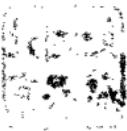
内蒙古自治区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5 字数：70千

1975年9月第一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450册

统一书号：10069·63 每册：0.21元



目 录

批判尊儒反法的坏戏，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 (1)

人民英雄不可侮

——批判杂剧《十八国临潼斗宝》..... (5)

巍巍长城，千古丰碑

——批判《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坏戏..... (13)

一曲复辟势力的挽歌

——批判杂剧《易水寒》..... (20)

是“兴汉灭楚”的英雄，还是复辟倒退的罪魁

——批判旧京剧《肖何月下追韩信》..... (26)

称霸者必败

——批判旧京剧《霸王别姬》..... (34)

复辟倒退是分裂混乱的根源

——批判旧京剧《十老安刘》..... (41)

骂曹的要害是企图开历史的倒车

——批判《捉放曹》之类的“骂曹戏”..... (49)

“独乐园”里刮起的复旧倒退妖风

——批判杂剧《独乐园司马入相》..... (60)

把“三娘”永远赶下历史舞台

——批判旧京剧《三娘教子》..... (69)

下贱的奴才，“吃人”的道德

——批判旧京剧《一捧雪》..... (75)

“反父命”的面纱遮不住“顺天命”的本质

——剖析旧京剧《三击掌》中的王宝钏..... (81)

一出浸透了孔孟之道的坏戏

——批判旧京剧《秦香莲》..... (89)

教子尊孔读经的黑标本

——批判《孟母三迁》之类的坏戏..... (96)

叛徒的嘴脸必须彻底揭露

——批判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100)

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批判地方戏二人台《五哥放羊》..... (105)

后记

批判尊儒反法的坏戏

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

江 天

“扫除各个角落里的孔孟之道！”这是工农兵豪迈的战斗誓言。

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广大工农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拿起革命大批判的铁扫帚，以势如破竹的气概，深入批判孔孟之道。他们针对尊儒反法的坏戏，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一些艺术团体的文艺战士在工农兵的带领下，也开始着手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旧戏曲。

实践证明：对那些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宣扬孔孟之道的旧戏曲进行批判，是推动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普及和深入的一个方面，值得提倡。

戏曲艺术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它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因此，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这种艺术形式，并利用它作为统治人民、愚弄人民的工具。他们通过戏曲竭力宣扬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甚至动用法律，明文规定戏曲中只许扮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之类，违者轻则杖，重则杀。而尊孔派的反动文人们，更是喧嚣鼓

噪，拼命叫嚷利用戏曲宣扬孔孟之道，以削弱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维护其反动统治秩序。例如，明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反动的道学家王阳明就公然鼓吹：戏曲“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孔老二的一些徒子徒孙，纷纷提笔编撰，炮制宣扬孔孟之道的戏曲剧本。长期以来，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鼓吹下，浸透了孔孟之道毒汁的坏戏统治着舞台，专了劳动人民的政。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派，都是尊儒反法坏戏的护法神。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但对反动腐朽的坏戏津津乐道，赞赏不已，而且公然叫嚷“宣传封建，不怕”，为坏戏泛滥大开闸门。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使几百年来毒害着劳动人民的大批尊儒反法的坏戏，在解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占领舞台，毒害人民群众。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胡说什么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并居心叵测地大谈所谓政变戏，妄图为其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

尊儒反法的坏戏，充斥着孔孟之道，真是五花八门，五毒俱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曰：吹捧儒家，攻击法家。这类戏通过歪曲历史、捏造事实等恶劣手法，竭力丑化法家，美化儒家。秦始皇是新兴地主阶级尊法反儒的政治家，而《荆轲刺秦》等一些坏戏，却歪曲历史真实，攻击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所采取的许多正确措施。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坚持革新的法家代表人物，然而在旧戏舞台上，却被抹上大白脸，成了一个所谓“奸雄”。相反，一些描写孔丘、孟轲的坏戏，却把他们吹捧为高不可

攀的“大贤”“至圣”。

二曰：鼓吹“三纲五常”，宣扬封建道德。这类坏戏，塞满了臣为君死、子为父亡，妻死“节”、仆死“义”等儒家的说教和血淋淋的情节。象《斩经堂》中，吴汉为“做个忠孝双全”，竟逼迫妻子“自刎经堂”；《一捧雪》和《九更天》中的“义仆”莫成、马义，自愿为主人卖命替死，等等，赤裸裸地宣扬“吃人”的封建道德。

三曰：贩卖唯心史观。这类坏戏，有的宣扬“天人感应”的“王权神授”说，有的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有的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

四曰：鼓吹教子读经。《三娘教子》就是这类坏戏的代表作。它写王春娥断机教子发愤读经的故事，胡诌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滥调，宣扬“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

为了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和影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这类坏戏，很有必要。

批判尊儒反法的坏戏，必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孔孟之道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的反动思想体系，同尊儒反法的坏戏，有共同的思想根据，这就是孔孟之道。因此，批判坏戏，必须密切联系林彪和孔孟的反动言论，看看坏戏是怎样写的，孔丘、孟轲是怎样说的，林彪又是怎样效法的，通过批判，进一步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和影响，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批判尊儒反法的坏戏，必须与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相结合。只有正确认识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的进步作用，才能识破坏戏对他们的污蔑和攻击。这就需

要在批判坏戏的同时，认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反过来，通过批判坏戏，又可以使我们看到历代反动派除了用残酷的镇压手段打击法家之外，还乞灵于戏曲之类的舆论工具污蔑法家，从而认识儒法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更好地吸取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

批判尊儒反法的坏戏，还要与歌颂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相结合。京剧革命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的伟大创举。京剧革命，把旧戏舞台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革命样板戏反映和歌颂了创造历史的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充满了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是批林批孔的强大思想武器，同鼓吹复辟倒退的尊儒反法的坏戏，成为鲜明的对照。歌颂京剧革命，歌颂革命样板戏，可以更深刻地抓住宣扬孔孟之道的坏戏的要害，批深批透，并能增强我们继续搞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势如破竹，迅猛异常。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要紧紧跟上，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相结合，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人民英雄不可侮

——批判杂剧《十八国临潼斗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人民英雄的形象更是被那些孔孟之徒糟蹋得不成样子。杂剧《十八国临潼斗宝》（以下简称《临潼斗宝》），就是一出典型的篡改历史，伪造事实，诬蔑人民英雄柳下跖，并借以攻击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坏戏。在批林批孔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今天，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时候了。对《临潼斗宝》这出坏戏必须进行彻底批判。

《临潼斗宝》的剧情，写的是我国春秋时秦穆公意图称霸，以斗宝为名，召集十八国诸侯会于临潼，在会上反被楚将伍子胥打败的故事。

这纯属捏造！

翻开历史，根本没有一页记载过这样的史实。从时间来看，秦穆公是春秋中期的秦国国君，伍子胥是春秋末期的吴国大夫，中间相隔一百多年，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从事件来看，当时的楚国从来没有任用过伍子胥做什么“立楚大将军”，更无十八国临潼斗宝一事。再说，十八国之一的秦国，

还是远在商鞅变法前约十七代的秦国，其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还远不如其它某些诸侯国，又怎能谈得上“并吞十七国”，意图称霸呢？

然而，问题的要害还不在这里。剧中捏造柳下跖潼关夺宝，被伍子胥“鞭伏”招安的情节，才是剧作者苦心提炼的点睛之笔。在这里，剧作者竭尽歪曲、伪造、混淆历史之能事，一面将楚将伍子胥褒为“智勇双全”破潼关的盖世英雄，一面又把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贬作“枉立天下”得“虚名”的屈膝降将。“夺宝”的结果是，奴隶起义队伍旗倒人散，柳下跖俯首帖耳地成了奴隶主阶级的“座上客”。

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歪曲！

据历史资料记载：伍子胥和柳下跖虽然都生活在春秋末期，但活动的范围不同，从来没有会过面，更无交战之事。有案可稽的是，伍子胥原为楚国人，后来做了吴国大夫，是一个为孔孟之徒所宣扬的“忠君，孝悌”的典型。而柳下跖住在鲁国西北部柳下地区，曾率“从卒九千人”，转战于黄河流域、关中平原，是一位杰出的奴隶起义领袖。很明显，剧作者硬把这样两个历史人物捏在一起进行褒贬，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极其阴险、刻毒的反动政治目的的。

毛主席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临潼斗宝》，见于我国明朝末期，它正是一出为当时明王朝统治阶级扬幡招魂的反动历史剧。我国明末，由于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广大贫苦农民为了反抗皇室、宦官、大地主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断举旗造反，农民起义的烽

火此伏彼起。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所向披靡，斗争锋芒直指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在这个社会大动乱，人民大革命的形势下，是满腔热情地为生气勃勃的农民起义军大唱赞歌，还是声嘶力竭地为摇摇欲坠的明王朝统治大唱挽歌，这是鉴别当时作者阶级观点和思想倾向的试金石。十分清楚，《临潼斗宝》的剧作者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炮制《临潼斗宝》，为奄奄一息的明王朝统治者借尸还魂。借的什么尸？伍子胥之尸；还的谁家魂？明王朝之魂。尽管剧作者是个生平已不可考的“无名氏”，但是，这位无名氏作者在剧作中所寄托的反革命政治用心却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一方面，剧作者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伍子胥涂抹“忠、孝、智、仁、勇”的金粉，使之典型化，并通过这个所谓“能安天下，善保乾坤”的典型形象，向明王朝统治阶级献策，要反动统治者积极培植和起用象伍子胥这样的“理想人物”，用反革命暴力来镇压当朝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剧作者又把人民英雄柳下跖丑化为伍子胥手下的歌将，虚构柳下跖认敌为兄、屈膝投降的情节，借以恫吓农民起义军，妄图使农民起义军放下武器，束手归降，“托赖着真天子百福咸臻，齐祝赞万万岁圣明皇帝”。这就是剧作者不惜捏造史实、苦心炮制《临潼斗宝》的根本的目的。揭穿剧作者的画皮，赤身颤抖在我们面前的不正是一个封建末世的孔老二吗？

《临潼斗宝》全剧只有四折戏，全力吹捧伍子胥的就有三折半。为了让柳下跖为伍子胥这个“典型形象”欲陪衬，第一折与第二折戏中间还塞进一个楔子。正是在这个楔子里，剧作者对柳下跖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诽谤和诬蔑。

柳下跖究竟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位胜利者？在杂剧

《临潼斗宝》中完全颠倒了他的历史本来面目。如这出楔子戏一开场，剧作者就给柳下跖安上一个潼关夺宝的强盗罪名登台亮相，继则千方百计地刻划其“食人心肝”的野蛮性格，最后又在紧锣密鼓声中安排了这个“盗跖”终于被伍子胥一“水磨鞭”打下马来的场面。好一条水磨鞭！它是反革命暴力的象征。剧作者通过伍子胥手中的“水磨鞭”告诉人们：“犯上作乱”是无用的，就是连柳下跖这样的“强盗”也得失败。剧作者还通过对伍子胥“三诱柳下跖”，柳下跖三次上当等情节的渲染，把柳下跖丑化成一个有勇无谋的“草头王”，把柳下跖所领导的奴隶起义队伍描绘成一群偷鸡摸狗的“贼喽罗”。这是从另一个侧面警告人们：“群氓”毕竟成不了大事，世界还得由伍子胥这样的英雄来主宰。

历史不容歪曲。确凿的史料说明，柳下跖所领导的奴隶起义是春秋末期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一次奴隶武装斗争。这次斗争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战斗力很强。起义队伍“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堡”，打得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推动了历史向前进，在人类史上写下了极为壮丽的奴隶革命的光辉一页。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身材高大，声若乳虎，而且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在袭击奴隶主宅院的时候，他表现得勇敢沉着。袭击前，必先进行周密侦察；袭击时，身先士卒；撤走时，沉着殿后；在决定前进还是后退的关键时刻，能够当机立断；对于从奴隶主手中夺回来的胜利果实，分配得公平合理。人民群众爱戴他，称他为“展雄王”。至今河南展丘一带的群众还传说，柳下跖武艺高强，万将无敌，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联系文献

记载柳下跖“竟以寿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柳下跖确实是一位胜利的英雄，他所领导的奴隶起义队伍是一支胜利的队伍。剧作者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随意歪曲历史事实，恶毒诬蔑起义队伍，拼命贬低人民英雄，这到底为了什么？说穿了，无非是想通过编造和歪曲的春秋末期柳下跖领导奴隶起义的故事，来影射、攻击、威胁明末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但是，笔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住历史的事实，只是说明说谎者的可耻和可笑而已。

柳下跖究竟是一个拜敌为兄的“降将”，还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对此，剧中作了最无耻的歪曲和丑化。在剧情发展到柳下跖被伍子胥一鞭打落马下的时候，剧作者写了这样一段对白：

柳下跖：将军，展雄情愿受死。

……

伍子胥：将军，你名传周世，声振诸邦，欲待阵前一枪刺下马来，恐污将军清名。某佯输诈败，使铁鞭坠马，不坠将军之志也！

……

柳下跖：将军不弃，愿为兄弟。受展雄八拜者。……某愿随将军驱使也。

这是一段多么恶毒的文字！一个“恐污将军清名”，一个“愿随将军驱使”，好一对亲亲密密的“昆仲兄弟”！

不！人民英雄不可侮，还是让我们翻看一下历史吧。柳下跖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变革与反变革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柳下跖率领着充满阶级仇恨的起义队伍，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充当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主力军。作为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不仅恨透了腐朽的奴隶制度及残暴的奴隶主阶级，而且对于孔老二及其“克己复礼”的谬论邪说也深恶痛绝。高官厚禄骗不了他，武装镇压吓不倒他，甚至他坚决表示，等他死了以后，须把他的铁锤放进棺材里，准备在地下碰见“六王五伯”，也要敲碎他们的脑袋。这充分表现了柳下跖满腔阶级仇恨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在这里，哪里有一点“葬将”的影子呢？又怎么会和他的仇敌结为“昆仲兄弟”呢？

鲁迅先生说过：“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柳下跖和伍子胥所代表的阶级是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剧作者出于本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剧中把人民英雄柳下跖诬蔑为一个拜敌为兄还“并无羞耻之心”的降将，宣扬阶级投降和阶级调和，这正是《临潼斗宝》的一个要害。这哪里是在编戏，明明是在向明末农民起义军作反动宣传：你们也投降吧！可惜，“长袍先生”打错了算盘。广大的农民起义军立场坚定，英勇不屈。他们决不被反动派的反革命屠刀所吓倒，也决不为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的谎言所欺骗！尽管《临潼斗宝》的炮制者费尽了心机，妄图挽救行将灭亡的腐朽的明王朝，对农民起义军大肆进行诬蔑，恫吓，诱降，但丝毫也动摇不了农民起义军反抗地主阶级的决心。

剧作者除了肉麻地吹捧伍子胥，放肆地诬蔑柳下跖之外，还混淆历史，在剧中抬出一个自称鲁秋胡、实为孔老二的反动儒生来。这一情节的处理是这样的：在柳下跖潼关夺宝，十八国诸侯莫敢与战的情况下，郑国上大夫鲁秋胡出马说降

柳下跖，结果还是被柳下跖骂了个狗血喷头，狼狈而回。历史记载中也竟有这样的相同之处。《庄子·盗跖》篇上讲，奴隶主阶级的复辟狂孔老二，为了配合奴隶主对柳下跖起义的暴力镇压，曾亲自出马，妄图用儒家的一套反动说教诱骗柳下跖“罢兵休卒”，充当奴隶主的顺民。他始则假惺惺地称赞跖兼有“三种美德”，接着拿出“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尊将军为诸侯”作诱饵，最后又抛出“收养昆弟，共祭先祖”等“孝悌”之道的儒家腐朽理论，阴谋把柳下跖拉进剥削阶级道德的圈套，成为他们的“座上客”。但是，他的这一套阴谋诡计被柳下跖一眼就看穿了。柳下跖义正辞严，当面痛斥了这个奴隶主阶级的丧家狗，典型的“巧伪人”，货真价实的“盗丘”，并勒令他立即滚蛋，不要再罗唆！

这本来是春秋末期孔老二的一段丑史，是历代儒生们或抹杀或遮掩而不愿张扬的。封建末世的孔门之徒为什么要把它搬上舞台？是剧作者遗忘了孔老二的这段丑史，以致搞成偶然巧合的吗？否！剧作者是明明白白地知道孔老二的这段丑史的。他不是从《盗跖》篇中几乎一字不改地塞进了孔老二的这段丑史吗？所不同的是，在剧中抬出鲁秋胡来冒名顶替。这是因为，一则可以不伤其儒家大师的体面，二则仍能达到其罪恶目的。这个目的，并不单单是一般地为伍子胥出场来个欲扬先抑，而是迫不及待地告诫统治者，对冲破孔孟儒学束缚，积累了几千年阶级斗争经验的农民起义军来说，就是象孔老二这样的“大圣人”出面招安，也是无济于事的；当务之急是先使用反革命暴力来血腥镇压。不是吗？剧作者立即让其“理想人物”伍子胥杀气腾腾地上场了！先是诱骗，后来则凶相毕露，暗抽“水磨鞭”向柳下跖发起

“突然袭击”，就这样，柳下跖“鞭伏”在马下，潼关也扫平了。这里，剧作者还嫌不够，随后又让伍子胥拿出反革命的又一手，“用温柔的迷魂汤去灌人”。不打不杀，反而和柳下跖结成了“昆仲兄弟”，岂不怪哉？一点不怪。剧作者正是要通过伍子胥先挥“大棒”，后舞“胡萝卜”，一举收伏柳下跖这一情节来提醒统治者：反革命的两手要交替使用，这样才能挽救明王朝。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不管剧作者用的什么“编纂法”，使出多少鬼招数，都抹不掉柳下跖的英雄形象，吓不倒战斗的农民起义军，挡不住人民革命的滚滚洪流，更救不了明王朝统治阶级的命。君不见，《临潼斗宝》出笼不过短短十三年，反动腐朽的明王朝就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彻底推翻了吗？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工农兵学员 贾喜喜 郝万诚 李变霞 董 杰

巍巍长城，千古丰碑

——批判《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坏戏

巍然屹立的万里长城，千古不朽的丰碑，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力量和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象征，是秦始皇爱国政治路线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崇儒贬法，把秦始皇骂成“千古罪人”，把他领导修建长城的历史事迹诬蔑为“劳民伤财”的“暴行”，并不择手段利用旧戏曲这块顽固阵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其尊儒反秦、复辟倒退大造反革命舆论。“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坏戏，就是以筑长城为背景，通过捏造孟姜女千里迢迢寻找筑长城的丈夫和“哭夫而城崩”的“悲剧”，借以攻击、咒骂秦始皇和法家进步路线的。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纯属凭空虚构。据《左传》记载，有一篇故事说的是齐国战将杞梁在齐伐莒的战役中阵亡，其妻迎丧痛哭，到了西汉末年，增加了杞梁妻“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内诚动人，七日而城为之崩”的说法；唐宋以后，故事就越编越离奇，把杞梁妻改为孟姜女，并由齐人变作秦人，还增加了“送寒衣”等渲染反秦的情节。无论怎么说，杞梁妻哭夫的故事是发生在秦统一六国三百年前，